

徐州府志卷之二十七

藝文四

淵德公重建祠堂記

焦景秋

淵德公者下邳令潁川韓稜也邳在漢爲邑公蒞之俗美而政異邳人追思立廟在鉅山之陽左環武水右躋清流誠勝槩也凡邳境水旱灾厲咸往禱而輒應唐貞元九年大構祠宇宋因之封以淵德公詔立碑紀其事元改軍爲州故平章政事徐忠肅公監此郡爲重葺之歲久棟椽毀墜不可庇風雨忠肅次子監歸德府過家上塚展謁祠前仰觀周覽愴然興慨以爲先公之所建

徐州府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一

明神之所棲奚忍如是遂言于州之僚佐咸願捐俸洪成之嘗考諸史傳公字伯師令下邳時他邑有冰雹之災邳獨不雹大臣上其事徵爲尚書肅宗賜以寶劍自署共名曰韓稜楚龍淵以公淵深有謀故爾宋之封亦取是與後事和帝位至司空故老相傳云公平日不飲一日侍上而醉帝問故公對曰今日爲臣生辰邳人其或奠獻所以致此遣使驗之果然夫古今爲守令者俾民在位而嚮其化解緩而慕其德尚未多見也況生而懷其惠鮮之澤死而驗其禍福之靈鼓舞一方奔走承奉殆絕無而僅有矣公名芬漢史神罄邳土使人不疾

病歲不凶歉雨暘時若水雹不至去世千有餘歲遺愛
赫如廟而祀之誰曰不宜祠成公命予紀於碑陰延祐
三年八月十六日書

沛縣尉李君美政記

虞集

沛有尉善其職父老愛之願刻姓名于石以示遠大國
子生張復邑人也疏其邑人之頌云舟車衝衝出我沛
邦我任我載惟尉之從力用不窮歲饑有盜尉制之有
道田則有蝗尉除之有方泗黃水患防堤善圯尉將役
人如視妻子民有無告尉繕其屋有繫在獄尉哺之有
粟顧瞻學宮迺墉迺墉釋其弓刀揖遜有容復之言曰

徐州府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二

尉嘗學于濟南李昌先生故知愛人之說其父奉使平
陽罹地震之禍尉以恩得官故能感奮自樹立也嗟夫
尉於縣政無所敢自遂也而及乎民者如此自昔沛以
勇宕爲俗今父老獨不忘於一尉之善者又如此且世
之豪民猾吏以動搖劫持爲能視一職滿尉何有此乃
以忠愛聞不亦善夫使尉益自勵而不至倦雖古循吏
何以過之有司用材者能無考於斯乎尉姓李名茂字
廷實德州齊河人初爲濮州觀城尉遷沛尉父老曰張
仲昂

呂梁洪關尉廟裨記

趙孟頫

神有所依憑則靈載於有國之典人得通祀者惟山川之神與古聖賢之祠山川則能藏天地之精氣古聖賢則有功德于民有以聖賢而兼主山川之祠則向往加多享祀亦加數焉徐州之水合於呂梁而入于淮近世乃兼受河之下流徐州之山自西南來亂流而東復起爲岡巒累累然相系不絕水中橫石數百步其縱十倍其上下如縱得十之二三高出於水上者齧齧然象人齒牙水勢水殺則捍急尤甚舟行至此百篙拄負纜之夫流汗至地進以尺寸計其難也乃幾於登天舟中之人常號呼假助於神明有元混一天下凡東南貢賦

之輸皆引道自此故舟至益多日百千萬艘有廟在洪之西堧所祀二神一爲漢壽亭侯關公公事漢昭烈嘗爲徐州牧一爲唐鄂國公尉遲恭相傳二公治水呂梁徐州蓋有二公之遺迹二公生爲大將歿而爲神其急人之患難夫豈愆於素志也哉先王制禮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如二公者蓋庶幾其人焉二公所治乃扼乎天地之巨險在人所尤急難之地始作廟者董恩廟成奉牲酒者爭門而入拜於軒陛之間者至不能容人之精神萃聚於此又挾山川之氣以自壯故禱焉輒每事必祝其靈赫然享祀之至愈久而愈盛於此見

義之士雖千載遺烈猶不泯也豈不偉哉恩下邳人嘗
爲驛官性敦朴篤於事神予往年被召數往來洪上恩
礮巨石爲碑徵余爲文余至京師文成書以遺之皇慶
二年十月十七日也銘曰於赫二神奮發雄武際會風
雲服事英主維時英主遇會無間左顧右盼力剪禍亂
生爲大將死爲明神能介景福以祐下民徐合衆流浩
浩南注石扼中路增捍輿怒舟人至此罔不震懼日進
萬艘謁廟致祭刲羊割豕羅拜軒陛神所主治多部將
吏號呼乞靈緩急如意拔人于險振人于扼水道故道
湍弛崩追鼉鼉蛟龍各守其宅神依于人英威凜然千
載不泯禱祀益虔作廟距涯允壯且麗碑銘我詞以告
來世

徐州府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四

元故資政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韓文

公權厝誌

吳海

歲辛亥三月二十四日行臺侍御史韓公卒於福州光
澤里寓舍五月甲午其子儒奉公柩藁葬於城東之鳳
邱送者若干人皆涕泣相弔行道觀者莫不咨嗟以爲
難得旣卒事乃衆相與謀曰嗚呼惟公宿德重望嘉政
休烈有不待言而彰紀而垂者惟是假厝於茲不可以
弗識也則又衆應曰諾於是公之門人新安鄭桓述公

行實以來告郡人吳海請書其墓石按公諱準字公衡
先世居滕金源時遷曲房迨今八世爲沛人公生六歲
始能言七歲能行沉重好學年二十登進士第授承事
郎同知孟州事擢河南儒學副提學調儒林郎德安府
推官選太常博士拜監察御史轉奉訓大夫僉河南北
道廉訪司事改奉直大夫江西湖南道僉事加中奉大
夫南康路總管進中憲大夫本道廉訪副使陞正使授
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叅知政事徙行臺治書侍御史進
資善大夫江浙行省左丞又改福建廉訪使資政大夫
後爲侍御史公方爲別駕時州大饑疫公出入賑救所

乘馬至不忍食豆粟或雜草以飼之則並草不食人謂
感公化冬時蠅集州署公令民廣藏冰明年大熱病者
賴服冰以愈在河南有陂田若干頃爲水所汎守令因
循不治公行部至敕有司率民障隄歲收粟數千斛壬
辰春蘄黃寇圍江西平章道同出避憲臣從之獨公與
右丞萬伯顏謀遣郎中伯顏不花出戰而公慰撫居民
民大感勵相持五十四日城賴以全南康累經兵火城
內荒蕪公舟居以治招民復業歸者旣衆遂葺草屋爲
署野豕殘民禾公籲於神豕遂去不爲害戊戌歲四月
陳友諒攻破隆興城來見公公疾面壁臥不起友諒曰

吾向爲縣小吏已聞公名公不答旣去使人致糗公拒不受然竟不敢加害壬寅春脫身入閩朝廷嘉公授江西省叅政江西無治所寓順昌公志在收復扶疾以往迨復爲侍御史以告老章上而是冬城陷公藉稿堂下以喪禮自處吏來追公宣敕公取枕以臥厲刃向之曰此吾所受於君者必欲取之並取吾首去吏不敢迫迨新制變冠服由是著帽終日未嘗去首園瓜有苦者輒取嘗之及病甚遂不服藥以終年七十有三配李氏繼丁氏累贈南陽郡夫人三子洛安燕安俱早卒爲後者儒也公考諱彧累贈中奉大夫河南北等處行中書省

徐州府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六

參知政事護軍南陽郡公祖諱潤累贈嘉議大夫僉書江浙等處行樞密院事上輕車都尉南陽郡侯妣王氏祖妣朱氏皆累贈南陽郡夫人以公顯公性儉素平居泊如常端坐寡言笑然對賓客朋友談論亶亶不倦嘗讀小學書至老萊子詐跌仆地曰設有所損豈不反貽憂乎其端如此爲文章簡古不事華藻有小學書闕疑水利通編藏於家嗚呼士之處平世賢不肖不能大相異顧君子若不足小人反若有餘及遇變故然後君子之所守凝然不撓而小人顛倒反易凡平日所以夸衆眩世者悉喪氣而不存矣福城之陷能蹈死守節者不

三四人其叛恩取寵者北北然是若公可謂純臣矣
曰行務實不幾以文昌政爲循不幾以名揚氣直以剛
文靜有常遭運之傾其節益彰右史有作考予銘章

徐州洪神廟碑記

傅汝礪

中原河山形勝彭城爲最河源出崑崙萬里西來宣房
水之靈府神明實主之吞涇納渭歷砥柱而東狂瀾衝
突纏緯畿甸變遷無定由汴渠故道掠彭門而與泗汶
通其勢彌盛郡城東南雙洪對峙奔流砰湃滙爲濤淵
國朝收復殘宋車書混一無思不服重譯入貢輦琛輦
贄必由彭城使者旁午適無虛日連檣巨舶絡繹不絕

徐州府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七

百步洪東岸舊有祠宇下瞰洪濤高崖峭壁無雲而雷
鼉鼉出沒人所驚喜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凡至洪下
者必艤舟弭楫股慄睥睨不敢發莫不割牲醑酒恭謁
廟貌睢盱偵伺以聽神命吉凶逆從昭荅如響少有憑
忽舟上下失勢淪溺者往往有之曩歲江淮未附邳徐
之境家扉戶鶴民不聊生廟亦草創歲久摧圯郡侯趙
克明與其寮屬愼乃庀績整其隘陋倡率資助釀錢爲
五百萬緡勅建殿廊煥然一新夫天一生水善利萬物
民所以取財用也禮云三王之祭川皆先河而後海曰
源也委也此之謂務本後漢元光間河決瓠子白馬沉

璧歷代所宗與夫泯竭其力以奉無名之水土者可同
語哉侯請予爲文紀之比者宦遊南國亦嘗禱于祠下
目擊其狀故泚筆以紀其實夫易需卦需者待也爲險
在前須有所待也可不慎歟乃係之以辭曰納納提封
徐當其中奎婁之方白羊之宮河山襟帶惟徐最雄河
源西來常驚於東郡城之角泗汶潛通亂石橫波對峙
雙洪奔流澎湃滙爲濤濤驛船市舶往來憧憧殊方輻
輳津梁要衝濤頭出沒鼉鼉喁喁惟天設險鬼鑿神工
少有憑忽淪溺是從靈源 濟歷代所宗孰其尸之護
國金龍再新祠宇龜石穹窿恭奠偵伺是效是崇蘋蘩

徐州府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八

之薦可羞王公神其默相報汝亦豐惟至德溥遠邇攸
同屏衛王室萬世無窮

蕭縣儒學記

傅汝礪

蕭邑介大河之間黃流漫漶自古爲害南北兩城居民
不能奠厥攸居住者廟學置于北城西墉之上宋紹聖
五年因遭洪水移于南城繼以狂瀾四圍屢有廢弛至
元丙子一新于北城歲久悉皆蕪沒于蒼烟灌莽之中
至元丁丑縣尹耶律廷瑞慨然興復遂于南城之東買
隙地二十畝有奇積土聚財有所待適廉訪分司完顏
公至合其議復指示地西偏而踢爽塏之墟剏建殿廡

堂齋櫺星門翬跂翼齊煥然一新爲多方之冠蕭縣復立六十載未聞有道義功烈顯于時者亦無一廩興于場者是豈其才之不足哉抑爲政者未有以興起之也今廟貌完學校興有司憲司交相勉勵不亦幸哉諸生孜孜讀書以孝悌忠信正其心以禮義廉恥修其身則名聲將有不可掩者豈獨鄉閭之光抑亦不負聖朝之意斯役興功于戊寅春正月收功于冬十月落成之日士庶咸請立石以傳不朽予目擊其媿故樂爲之書

明文

祭呂梁山龍神文

孝宗

徐州府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九

維弘治七年歲次甲寅十二月丙戌朔越二十六日辛亥皇帝謹遣內官監太監李興太子太保平江伯陳銳都御史劉大夏以香幣牲醴祭告于呂梁山龍神曰比者黃河不循故道決于張秋東注于海旣壞民田又妨運道特遣內外文武大臣循行潰決之處督工修築神其默相用成厥功使農不失業國計不虧不勝惓惓顧望之至謹告

聖廟碑銘

米濂

洪武二年秋八月孔子廟學成凡歷日一百三十費功三千徐爲名鎮素多佳士孝友如劉敬宣忠義如趙立

者班班而是傳所謂習俗好尚與鄒魯同蓋不誣也

興學將以前人望人徐人士奉親必孝事君必忠庶弗悖於侯之教銘曰古之建學釋奠寓焉神以牖民必身爲先師廢學微專視廟報祀事雖嚴匪及乎教徐爲名區學與廟俱正之于古亦曰庶幾皇明御天海宇肅清選賢出守用宣邦經時維文侯來治茲土不鄙其民視如鄒魯乃撫厥民爾民固靈弗泣于學孰勵其成相惟故址旣陋且僻卜遷南東我龜孔食乃協其成乃直以繩乃經乃營日夕靡寧有殿言言有堂蠹蠹有廡軒軒有門肅肅視其齋廬有師有儒亦有生徒執經而趨

徐州府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十

學究六經講切六藝夜以繼日莫之或替人之所學在孝與忠忠孝一缺昧其天衷蒐獵載籍無徵弗記務貪得多君子所刺擿爲篇章葩藻是耽斯謂偏狗小人之甘必蹈大中內外孚浹蘊於身心著於事業賢侯興學實闡化基豈曰土木崇其巍巍銘以著之作者太史用推本原以告徐士

碭山儒學記

正統

劉球

皇上嗣天下之明年選風紀之臣分督郡邑學政其陞辭也首敕建葺廟學四年碭山縣學孔子廟告成其崇以尋計者四廣以丈計者六邃以尺計者三十有

堂門廡之展庖廩之擴莫不稱之其地夷其材碩其構
堅其繪藻規制壯麗於初官不傷費民不知勞何易臻
此哉碣令衡水杜釗課最當遷以民乞留增秩還官來
請予記因問倡斯役者則曰初督學御史廬陵彭侯勗
命之遷繼督學御史廬陵孫侯鼎飭之完又問宰斯役
者則曰前知縣事劉伯吉實經始之繼而程工制用以
克有終者釗也又問贊襄斯役者則曰前諭李孟玉張
觀興今諭邱純訓徐忭以及丞劉全典史周文中預有
力焉嗟夫道在天地間萬世猶一日也二帝三王之後
生一孔子四教所以立六經所以明百王之法所以脩
徐州府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十一

此其所以世爲天下師也皇上御極卽命郡邑隆其祀
事隆其祀所以尊其道也從事斯役者克率厥職豈非
斯道之幸與諸士誦其詩書習其禮樂敏而爲達財粹
而爲成德得志行所蘊不得志仁其家善其鄉里之俗
安往而不得於道哉其勒之石以志勸

權學士墓表

高 穀

按狀公諱謹字仲常其先河間人入世祖諱邦彥字朝
美宋大觀中知冀州扈駕南渡位至叅知政事卒謚質
肅公生五子仲曰義自河間徙東昌至公之父執中復
徙于沂洪武初挈公自沂徙于報城遂家焉公十歲父

卒母李氏辛勤訓誨俾務於學既長益自刻厲讀書以
眞知實踐爲務暇則精研於書數郡守楊節仲延訓子
弟一時名士交游者衆兄度舉賢良授山西壽陽丞謫
戍遼左遂罄資以給其行姊適郡人張純蚤卒公爲置
塋原以塋之奉寡姊盡禮撫孤甥如子其孝友之篤出
於天性然也永樂丙戌戶部主事呂寧以求賢薦授知
青之樂安縣其俗舊多盜發塚旣取所藏暴露甚慘與
人微有隙輒銜之陽弗與較暮夜則使人以鉏鍤剗其
禾稼民甚苦之公皆嚴以禁絕奸黠數輩恒持里中及
有司短長脅人以逞其私公執渠魁一人置于法餘皆

屏跡不數月間其廉明仁恕爲山東六郡邑令之首稱
庚寅甲午歲太宗文皇帝親征北寇公兩給餉於沙漠
三督軍於青社其他效勞多類此板輿迎母遠就祿養
塋兄旅襯撫其妻子絕食禱旱霖雨沛作盈城水鹹甘
泉湧出精誠格於穹壤遷光祿署丞奉職惟謹未幾以
目疾歸後母年九十令終公哀毀幾絕塋祭一循文公
家禮倚廬墓次負土成墳種柏成林朝夕哭奠常如初
喪有烏鳴犬來泉湧兔馴之異元日黎明祭於墓所忽
有相貌乘騎浮空而至鄉人皆以爲孝感所致郡守楊
秘等交奏仁宗昭皇帝命馳驛之京及以事聞上曰高

聲再讀與衆官聽蓋以公之孝諭羣臣也特拜文華殿
大學士公辭曰臣少孤失學恐不能稱其職上曰止着
東宮學爾孝其餘免爾制書判本曰朕之除卿嘉汝之
孝欲以風勵天下之爲人子者他非汝責也恭祀文皇
以公爲羣臣班首哭之哀上嘉之賜牛羊首果餌脯醢
之類隨侍皇太子監國南京得輔道體宣宗皇帝繼承
大統以老疾辭遂進秩通政使司叅議致仕受白金文
綺朱衣之賜仍敕禮官旌其門曰孝子權謹孝行之門
永蠲其家徭配劉氏孝敬慈惠寡於言笑終身被服布
素夫德婦賢閭里稱之後公五年卒子男二長曰倫領

徐州府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十三

丁酉鄉薦終養不仕次日倣女曰淑安適陸賔孫男三
人宗太學生次寶次宇孫女三人俱適士族

重修石佛寺記

吳瑞

去徐城南二里而近有山曰雲龍山寺曰興化寺山南
有石好事者刻爲巨佛首故山又名爲石佛山寺亦名
口石佛寺石佛之稱近於事實故其名獨行於世而雲
龍興化遂泯然其兩名皆莫究其所由始名之沿革亦
莫知其昉於何時按歐陽公五代史當唐昭宗景福二
年朱全忠遣其子友裕攻節度使時溥於徐敗溥軍於
石佛山前蘇子山黃樓賦有曰巨佛之峯是知石佛山

在唐宋已著其名矣我皇明洪武戊寅有僧勝吉建殿爲石佛之覆宣德癸丑殿燬於火而石佛巋然獨存至正統丙辰嗣僧文安復鼎新之益以法堂三門方丈兩廡具載同知喻則成記距今五十餘年久而梁棟簷楹剝落堂廡門檻又皆殘缺不完無以爲僧衆皈依成化丁未春諸君子修禊事於茲山中貴則有太監高公瑛左監丞馬公敬右監丞韋公通工部郎中曹公以戶部主事孫公以蓄康公孝隆暨子七人覽其傾圮爲之愴然諸君子合辭於高公曰是爲法筵之地歲久狼籍不葺之功將轉而爲葵麥之墟矣矧予輩各以王事

分理茲土咸欲來游觀以發舒其鬱滯今日起廢之寄非公曷宜高公曰諾遂命徐州左衛鎮撫楊顥董其事而遠近大家聞風而來施財相役霧滃雲集於是鳩工興作締構之精莊嚴之麗日光霞彩頓還舊觀有井在山頂棄而不食者累年公又發其瓦礫泉甘如初僧人免遠汲之艱始事於丁未五月工訖遂屬筆於予惟先王之勅棟宇也室以居生竈以送死堅而爲城郭垣墻高而爲樓觀臺榭凡以爲民也彼佛氏以清淨寂滅爲教其說有不嚴而威不疾而速之妙故凡名山長谷穹樓廣殿以崇其居妥其象弘其化基其來也遠莫可得

而致詰矣然是山爲一州之鎮諸君子又皆蒞茲地乘暇而來登高眺遠于以舒其志之滯以宣其氣之鬱則氣清而志達事理而政成昔人謂游觀之道有裨於化理不其然乎是則公今日修葺之勤又爲吾徐人無窮之利如此烏可以不書遂書之爲記

顏瓌墓祭文

彭 勗

公名瓌字伯瑋廬陵薊城人也相傳爲唐魯公之裔素以學行稱於州里洪武末由明經授知是邑民悅其政靖難兵壓境父子同日就死邑人義之遂斂葬焉歲久塚平正統初監察御史彭勗巡教至邑詢於致仕戶曹徐州府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十五

孟式得其葬處乃令有司起墳立祠而祭之日人孰不死公獨死義荒塚纍纍我獨公祭勗非要譽於鄉黨蓋欲振綱常於百世維靈爽之洋洋永廟食於此地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

王守仁

沛漢臺里有高翁者長身而多智涉書史少喜談兵交四方之賢指畫山川道里弛張闔闢自謂功業可掉臂取嘗登芒碭山左右眺望嘻吁慷慨時人莫測也中年從縣司辟爲掾已得選忽不愜復遂棄去授登仕郎歸與家人力耕致饒富輒以散其族黨鄉隣葬死恤孤賑水旱修橋梁惟恐有間旣老乃益循飭邑人望而尊之

以爲大賔焉年八十六正德丙子四月三日無疾而
長子思仁時爲鴻臚司儀署丞勤而有禮予旣素愛之
至是聞父喪慟毀幾絕以狀來請予銘又哀而力遂不
能辭按狀翁名珍字文重父某祖某曾祖某皆有隱德
子男若干人女若干人以某年月日葬祖塋之側爲之
銘曰豐沛之間自昔多魁異材力若漢之蕭曹使不遇
高祖乘風雲之會固將終老其身於刀筆之間世之懷
奇不偶無以自見於時名湮沒而不著者何可勝數若
翁者亦其人非耶然考其爲迹亦異矣嗚呼千里之足
困於伏櫪連城之珍或混瓦礫不琢其章於璧何傷不
駕以驥奚損於良嗚呼馬翁茲焉允臧

徐州府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十六

萃墨亭記

鄒守益

昔蘇文忠公偕山人張天驥詩僧道潛乘月遊百步洪
紀十六字于石成化庚子督洪主事尹君廷用獲之水
中作亭於洪之洲以覆之名曰蘇墨旁建清風堂追勝
亭士君子各賦而記之比年河決豐沛徐多水患亭悉
圯正德己卯陸君德如葺之比復圯嘉靖二年李君汝
蘭輦石築基復作亭其上置蘇墨及諸碑刻賦咏名之
曰萃墨予將之廣德汝蘭以記請嗚呼十六字之存毀
於東坡何加損而諸君惓惓收拾瞿然戚其淪沒者豈

重其墨將重其人也文忠公天才駿逸而記問浩博有傲睨一代凌厲萬類之氣舉寵利窘困不足以縛之故立朝守官侃侃自立而野叟緇流江風山月無往而非超然之境世之愛仰之者如朱鳥黃鵠冥不可睹雖其殘翮零羽猶將珍而藏之彼冒利怙權以擠公者不啻梟獍之聲聞而惡之矣凡登斯亭撫斯墨者其揚然尚友于公正直自持勿隨人頽仰以日進于高明庶後之愛仰之者亦將復如公也汝蘭才充而年富沛然有願學之志因貽此以勉之并以諗後之督洪事及四方之來遊者

徐州府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十七

疏鑿呂梁洪記

文徵明書

徐階

君子之爲政也其必本諸萬物一體之學乎萬物生而同出於天其始也本一體也惟夫自爲之私勝而又不
知學以求之於是其情日疎其勢口隔憂喜好惡漠乎
不相關而善政始日以廢蓋昔顏子問仁孔子告之克
已復禮及問爲邦孔子告之以四代之禮樂說者曰克
已復禮學也四代之禮樂政也嗚呼政與學析而爲二
則亦不知君子之所以爲政者乎今夫語治至於虞夏
商周語人至於舜禹湯武其亦無以加矣然而孔子冒
非聖之嫌棄反古之惑舉其所謂禮樂者去取之而不

顧里巷之浮言其在士大夫之身曾不足爲損益而世之君子恒至于畏且忌而遂罷其所當爲何孔子之勇而世之君子其怯甚也孔子之學以爲萬物一體視天下之政有一不宜于民不啻疾痛之在身也惕然惟去之之爲快故雖前聖之制作不得而徇世之君子莫不有自爲之私焉故雖里巷之浮言惟恐其足以爲吾累而不肯以易天下之安夫其自爲之私是則所謂已也已克而禮復則能以萬物爲一體而行四代之禮樂四代之禮樂行則化理洽而天下歸其仁是則孔子所以告顏子之旨而政與學未嘗二者也嗚呼斯義晦而天

下無善政矣我國家漕東南之粟貯之京庾爲石至四百萬其道涉江亂淮遡二洪而北又沿衛以入白然後達於京師爲里數百而遙而莫險于二洪二洪之石其獐且利如劔戟之相向而虎豹象獅之相攫犬牙交而蛇蚓蟠舟不戒輒敗而莫甚于呂梁吏或議鑿之其旁之人曰是鬼神之所護也則逡巡而不敢嘉靖甲辰都主事陳君往蒞洪事惻然言曰古之君子苟利于民則捐其身爲之矧里巷之浮言其不足聽蓋審而以罷吾所當爲是厚自爲而爲民薄也遂以二月二十六日率其徒鑿焉衆亦聞君言以爲仁也咸忭以奮閱三日

怪石盡去舟之行者如出坦途于是洪之士民來請
記始君爲諸生余幸識之常與言萬物一體之學君
然受焉不意其果能行之也今天下之政不宜于民者
多矣然而論者知求之政而不知求之學往往以自爲
之私爲之故其說愈長而善政卒不可見其甚也謂學
不可以施諸政而學校之設六經之教亦且爲具文夫
孰有知孔顏之授受者乎余故因君推本而記之石君
名洪範字錫卿辛丑進士浙之仁和人

漕運新渠記

徐階

先皇帝之四年秋月河決而東注自華山出飛

徐州府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十九

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於是沛之北水逆行歷湖陵孟
陽至谷亭四十里其南溢於徐渺然成巨浸運道阻焉
事聞詔吏部舉大臣之有才識者督河道都御史直隸
河南山東之撫臣洪閘之司屬暨諸藩臬有司治之得
今萬安未公衡爰自南京刑部尚書改工部尚書兼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奉璽書總理其事公至駕輕舸凌風
雨周視河流規復沛渠之舊而時瀦者爲澤淤者爲沮
洳疏與塞俱不得施公喟然嘆曰夫水之性下而茲地
下其不獨今不可治也卽能治之他歲河水至且復淪
沒若運事何召諸吏士及父老而問計或曰道南陽

而東南至於夏村又東南至於留城其地高河水不
及昔中丞盛公應期嘗議鑿渠於此而不果就其迹尚
存可續也公率僚屬視之果然馳疏以請先皇帝從之
工既舉而民之規利與士大夫之泥於故常者爭以爲
復舊渠便先皇帝若曰茲國之大事謀之不可不審也
勅工科右給事中何君起鳴勘議焉何君具言舊渠之
難復者五急宜治新渠而增其所未備以濟漕運詔工
部集廷臣議僉又以爲然詔報可公乃廬於夏村晝夜
督諸屬程役以工授匠以式測水之平鏟高而實下導
鮎魚諸泉薛沙諸河會于中壩三河口以杜浮沙之壅

堤馬家橋遏河之出飛雲者盡入於秦溝滌泥沙使不
得積凡鑿新渠起南陽迄留城百四十一里有奇疏舊
渠起留城迄境山五十三里建閘九減水閘十有六爲
月河於閘之旁者六爲壩十有三石壩一堤於渠之兩
涯以丈計者四萬一千六百有奇以里計者五十三爲
石堤三十里又疏支河九十六里修其堤六千三百四
十六丈而運道復通由徐達於濟舟行坦然視舊加
階惟國家建都燕薊百官六軍之食咸仰給于東南漕
運者蓋國之大計也自海運罷而舟之轉漕獨茲一綿
之渠其通與塞又國之所謂大利大害也河勢悍而

濁塞之則復決濬之則輒淤事在往代及先朝者姑論卽嘉靖間疏築之役屢矣而卒未有數歲之寧則今徙渠而避焉誠計之所必出也然當議之初上也或以爲方命或以爲厲民譁之以衆口撓之以貴勢誣之以重謗脅之以危言於其時公之身且不能自保况敢冀渠之成哉賴先皇帝明聖不怒不疑徐以公論付之諫臣擇兩端之中而因得夫遠猶之所在由是公始得竭智畢力以竟其初志而質其謀之非迂然則茲渠之成固公之功實先皇帝成之也昔禹受治水之命於堯盡舍其前人湮塞之圖而創爲疏導之說彼其驟聞焉者

豈無或駭且謗乎惟堯信之深任之篤至八年而不二禹是以得建萬世永賴之績奉元圭以告厥成則洪水底平雖謂堯之功可也而虞夏之史臣與後世之文人學士咸知稱禹而莫知頌堯嗚呼此堯之德所以爲無能名也歟洪惟先皇帝力持國是以就茲渠功德之隆較之帝堯可謂協矣階曩歲備員內閣嘗屢奉治河之諭邇謝政南歸復得親至新渠覩其水工而考論其事之始末追感往昔不知涕泗之交頤也遂因公請僭爲之記且以告夫修實錄者役始於四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成於次年九月初九日用人九萬一千有奇銀

十萬贊其議者河道都御史孫公愼潘公季 經理
於其 者工部郎中程道東游季勲沈子木朱應時涂
淵主事陳楠李汶吳善言李承緒王宜唐鍊張純叅政
熊桴副使梁夢龍徐節胡湧張任陳奎李幼滋僉事董
文霖黎德充郭天祿劉贄並列名左方

新遷廟學記

馮敏功

徐故彭城郡用武地也漢 而下若韋孟劉更生龔勝
張昭劉隗孝綽知幾諸人冥搜元騁翼道傳經勁氣直
節扶綱植紀後先相望焉蓋山川融會風氣攸鍾其代
有傑人亦地靈使然也舊有學在州治東南其後洪水

徐州府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二十一

迤城淤沙日墊學宮居澤若盤盂然少司空餘姚翁公
行部至徐病其 隘弗稱也升高凝睇四顧踟躕見西
南諸山迤邐而來 爲雲龍翔千鳳皇馳于戲馬蜿蜒
入城歷州治而東土脈隆起東盡于城而逼于河濱公
曰是謂勢來形止山川之所界也風氣之所結也是最
吉乃倉儲故地遂謀於倉部大梁朱君易而授宮焉撫
大中丞臨川陳公臨海王公河大中丞歸安潘公少司
馬南昌萬公按使者寧鄉王公汾州張公協志崇教飭
工佐材而州守章子世禎劉子順之相繼效勞羣工乃
作中爲文廟正殿五楹東西兩廡各十二楹廡之東北

西北爲神厨前爲戟門門之

聖祠

名宦鄉賢三祠又前爲泮池跨石梁又前爲櫺星門前爲儒林街街之南爲文明坊街之左爲育才坊街之右爲興賢坊文明坊之前爲蓮池文廟之北爲明倫堂東西爲齋各十二楹堂之北爲敬一亭又北爲尊經閣堂之右爲學正廡一訓導廡一堂之左爲訓導廡三而學之門則直訓廡而南共適儒林街繚以周垣東西四十丈南北三十六丈地址之恢鬘宇之壯視舊宮有侈焉於是應壁聳左郡譙埒右雲龍峙前汴河遶後而黃樓背護俯雉昂霄蓮池清漪襲芳鋪麗羣山映翠環

徐州府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二十二

水爲清誠形勝之要區而文明之奧宅也是役也經始于隆慶己巳冬竣於萬歷癸酉春功承乏徐臬樂觀厥成諸士屬之言竊聞山處者其人多勁直其敝也峭急水處者其人多文秀其敝也浮靡而少實徐山下而直節文藝之士猶有古先英哲之餘風固是盛矣然峭直浮有不免則變化氣質以是在諸士子學之功耳其尚懋修華實用先以無負諸公作興之盛心其於山川役尚亦有光哉

張鶴鳴

宋元祐間黃水突至城不浸者三版適東坡守徐多方防護城賴以全及水涸乃構黃樓以壓之復築堤由城南門以達雲龍山麓用戒不虞徐之城在宋已危矣而今之河益非宋之河也昔山滎澤由壽州入淮出祥符由懷遠入淮近以陵寢故塞全河之水統由秦溝直射城之東北傾瀉南下二洪停壅河身漸高由外視城形如仰釜每夏秋之交巨浸周遭風鼓洪濤勢憑吞吐浸灌既久土脉皆潤地泉湧出不雨而溢於斯時也孤城屹立人人惟魚鱉是懼萬歷初載中陽舒公總憲于徐下車閱城驚謂郡守劉侯曰徐爲天下襟喉而洪水一

至被地浮天所恃以全惟此城也今破碎如此萬一決裂禍延元元不知誰執其咎宜築護隄以捍其外侯應之曰順之夙有是心矣苦于無備二年以來所省不經之費儲之官帑者二千五百金有奇於用恐未充奈之何公曰筮事之後當別爲區畫不可以時絀而濡遲也惟時晉陽張公爲計部使者公語之曰徐之城軍民錯處也隄之築軍民舉安也請以軍便二千金助至於力役民勞其七軍勞其三則其事 集矣晉陽公曰諾議 克合公遂與侯登陟相度務 勞永逸之圖四周 于六十四丈 南轉角樓以迄東門自鄆家

巷以迄四大王廟堤以石甃者一百七十五丈自山東麓以迄城東南之板橋自黃茅岡繞西門經洪福寺以迄鄆家巷自四大王廟以至東門堤以土築者一千七百丈其尺度之高下基面之廣狹石者與土異當水衝者與漫流處異地勢高者與卑下者 若堤之近水者多用漢人築瓠 法以竹籠貯石盤護堤根以防衝嚙又自城西北隅迤至東南城下制濠制水 以洩城內之水卽東南轉角樓之下爲減水 一座以時蓄洩因戶 夫凡役夫以四千六百五十名計夫役日給之食各藝給食而兼其直加以 木鐵石費五千兩有

奇計經始于萬歷二年季秋告成于明年季春間以沍寒休暇者凡一月而訖事也方公與侯之肇斯舉也士民羣然譁曰洪水滔天民不堪命食無所需居無所定妄興大役卒勞百姓公曰人情難與慮始當勿爲搖也侯曰以民事而任怨順之誠甘之遂毅行無阻旣而大役之直日可食二人各藝之直日可食三人興造之中陰寓救荒之策民始欣欣焉予來之恐後也不日告成透迤袤亘雲龍之麓若白虎列序而踳踳也汴泗洪流若蒼龍承隅而 也有基無 我墉言言凡厥人士眺 徊屬張子鶴鳴而記之

敷陳里甲條鞭審派疏

張貞

臣本庸謏以職掌實叨耳目之司一切民隱吏蠹例與聞倘有所知何敢終默謹以里甲當議處者爲皇上陳之自民間苦里甲而後有條鞭之法是條鞭之所以甦里甲之困然里甲之累有一分未除則便是條鞭之法有一分未盡但據所知則有已徵鞭銀而復役里則者亦有限年頭役名色依然照舊僉派私貼無筭者業已徵其銀而復役其身是民昔之所苦者一而今之所苦者二也里役私幫出自見年偏累猶昔何稱鞭法臣備員山東見鞭法之行較若畫一民間

徐州府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二十六

大稱甦息何江北不同也臣謂較若畫一旣已改行鞭法卽當悉去見年其間有重差如提鎖甲首走遞馬匹之類私幫之數視正額固多俱應明鞭不應暗貼俱應派之合境不應幫之里甲至于官府一應供應之數寧從其優無過于減仍嚴爲申禁必不使里甲後至私用度里胥之科擾可杜而災地之累苦亦尚可少舒矣若徒上沽節省之空名下受貼斂之實禍是掩耳盜鈴者類也臣未見其可矣審派大約三年兩次原爲全用里甲僉派頭役中有私貼數倍者恐致偏累故爲是以今悉改行法惟征差銀戶則雖懸苦樂頗無大異

物力消長豈遽至月異而歲不同也臣嘗爲令備知擾民之最大者無過均丈與審鞭均丈一次其費可抵半歲之糧審鞭一次其費可抵半歲之差蓋假升合而肆索求指報丁而恣漁獵里書積態萬不能免故也至于糧差之派每歲一更亦祇以便里胥之影那及奸頑之詭而赤磨多不經磨勘繇票多不遍給發其多寡輕要惟隨人上下其手而小民殆不能知其數也臣謂審派之期俱應以五年爲則以此年而審卽以此年而派闔縣差徭若干糧銀若干米若干丁若干則若干地若干每丁若則該銀若干每頃若畝該銀米若干務要

徐州府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二十七

總撒磨筭不差仍將原派之 揭示民間使民通知或呈府道查驗照此的數登入繇票人給一張以便照數筭納卽隨年遇有蠲貸惟于大數減除或隨年遇有改折另于本磨外暫派至隨年遇有買賣地土暫于本名下代征通行五年審派方許遇割度上省一分之擾則下省一分之費不惟可絕紛紛影那飛詭之端小民皆知徭糧之數卽有司亦得以自明無復多派之苦矣倘蒙皇上不以臣言爲謬下部議處施行其于國計民生未必無萬一之補矣

陳僉憲墓表

朱國祚

天啟辛酉夏余赴召至彭城有諸生三人造余而請則
惺源陳公子中涵中蘊中孚也以公遺命乞余表其墓
余與公鄉會同年公宰嘉禾及兵備杭嚴皆宦於浙習
知公行誼及政績莫如余者余何敢辭公諱汝麟字仁
夫惺源其別號也其先清江人從高皇帝以開國功授
徐州衛百戶世其職丙家焉八傳至永康晉衛鎮撫贈
昭信校尉娶劉安人生五丈夫子公其季也少而穎異
十七廩於學壬午舉于鄉癸未成進士初爲長葛令旣
而調嘉興外艱服闋補山東之清平越四載轉南京虞
衡主事權蕪湖稅內艱服闋補北部權荊州稅尋轉都

徐州府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二十八

水員外郎晉郎中出治通惠河爲郎署久之迺擢浙江
按察僉事兵備杭嚴公在長葛其俗獷悍好訟卽長吏
常爲所持公縛其豪賈之法境內肅然以能治劇役嘉
興治不擾而事集去後恒見思乃坐謗補清平清平疲
瘠公滌其煩苛寬其條教民賴以安屬歲大侵蝗起中
丞宋公欲以術禳之方士所至紛擾公叱去之而課民
捕瘞雖災不害其在蕪湖不半載溢額六千金再權荆
州溢額至倍司空薦其廉幹取所上條議頒行之著爲
令會營建兩宮公督率勤勞蒙上尊之賜其治通惠河
疏濬繕築以身先之殫心悉力費省而功倍其兵備

嚴值中使劉成驛騷欲榷茶笋青梅諸稅又與諸生爲難士民羣閔訢于公公慷慨激烈必繩以法而中丞劉公欲調停之公歎曰身爲法官乃坐視中璫之橫而不禁止乎又奚用此豸冠爲也遂癸記兩臺徑拂衣去縉紳士民遮道留之不可得兩臺以病間予告歸居無何以薦起補關西而劉成忌公不釋竟以察典中公公怡然不以爲意闢園構亭蒔花種竹日觴咏其間不問戶外事其論鄉邦利害如濬河築堤增城起梁觀察袁公所爲德于徐者其計畫皆本自公公性尤孝友曾撫孤侄堊仲兄卽同籍兄弟如任宇黃兄樂同魯兄客死于

徐州府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二十九

徐公皆殯之又嘗賑饑民捐糧煮粥活流移數千人此尤其盛德之顯著者初公舉于鄉少保沈公夢四麟遊于庭比揭榜而名麟者四公其一人也人以爲瑞徵而卒不得大用惜哉公爲令以循良著權兩關所至溢額治河以精敏稱及僉浙憲以法不得伸而去歸而杜門掃軌以詩書自娛蓋耿介爲操狷潔自好其行誼政績有足多者余故表公之墓以石鐫于鳳凰山之原

重修雲龍山放鶴亭記

董其昌

按史記秦始皇東遊厭王氣漢祖心自疑避匿山中呂后輒得之曰季所居有雲成五采云而赤帝子斬白帝

子蓋龍德也彭城之有 龍出其德名當以此山
鶴亭隱君子張天驥故居蘇子瞻所爲作記者雖至今
不廢然荒圯久矣高邑潛穎張大夫以分司倉庾至數
登其巔弔古懷賢將撤而新之念徐方震鄰重以儆水
時拙舉羸躊躇四顧節縮俸入度材採石徒庸工作之
直取之宮中公帑不煩民大和會於是飛甍畫棟延敞
虛明繚以垣墉翼以厨奩屹然壯觀矣落成之後余適
以使事還朝大夫就山堂而觴之曰吾聞傳舍何常忽
則易人茲山於我何有哉第登高能賦大夫之事也周
爰咨詢使臣之職也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我有旨酒嘉

賓式燕地主之禮也堂成而三善舉焉非直寄情吏隱
之間而已不可以無記余惟子瞻引衛懿公事謂國君
之寵鶴不若山人之放鶴得自全其高者此未爲篤論
也使衛公有公劉乃積乃倉之糧曾孫如京如坻之粟
以此進戰孰能勝之而鶴之乘 庸何傷彭城用武之
國也項羽嘗自王其地矣羽起徒步摧強秦鉅鹿之戰
威名豈出淮陰下而終以不振蓋高祖有 侯能輓關
中粟以濟軍興之乏而羽爲漢 絕餉道故其強易弱
耳今天子懲鄒滕之役命征西大將軍蕭公提重兵鎮
彭城而大夫精心計調兵食 洗脂膏之陋度幾士飽

馬騰以伐萌於不戰是桓文之烈也衛懿云乎哉山三面距水瀾漫無際壹似西湖之孤山孤山林君復放鶴處也子瞻習於西湖者乃莽蒼悲壯之區恍然瀲灩空之致而覲面若忘不爲拈出何耶豈陵谷之變昔與今殊將山川之靈待時而顯耶黃魯直以飛仙目子瞻儻其化鶴復還不但歌城郭之是而已大夫以爲何如大夫名璇高邑人